

尘封情事纵提起也是枉然，
桃花依旧情渺茫纠葛不休。

桃花顏

TaoHuaYan

魏亚男
著

新世界出版社



桃花顏

Tao Hua Yan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金男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桃花颜 / 魏亚男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104-0376-7

I. 桃… II. 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7685号

桃花颜

作 者: 魏亚男

责任编辑: 吕 晖 董晓琼

封面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376-7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楔子·····	1	第16章 梦魇·····	146
第01章 邂逅·····	3	第17章 寻查·····	157
第02章 失忆·····	10	第18章 跟踪·····	171
第03章 逃避·····	21	第19章 凶案·····	177
第04章 隐秘·····	30	第20章 笔记·····	183
第05章 智斗·····	40	第21章 判决·····	192
第06章 潮汐·····	53	第22章 澄清·····	201
第07章 归根·····	63	第23章 谜底·····	210
第08章 猜忌·····	77	第24章 雾气·····	218
第09章 疑团·····	87	第25章 车祸·····	224
第10章 失窃·····	96	第26章 亡灵·····	235
第11章 心扉·····	105	第27章 恶变·····	241
第12章 捐献·····	111	第28章 绑架·····	252
第13章 蛇袭·····	119	第29章 血脉·····	266
第14章 移植·····	129	第30章 风铃·····	277
第15章 骚扰·····	135		

【楔子】

她提着塞满全部家当的皮箱，再次环顾房间。

灰幕罩着幽暗的小屋，丝丝冷风透过窗棂穿透她的衣衫，她下意识地裹紧身上的衣衫，犹豫着艰难地迈出房门。

冷风扑面，雨稀疏地从屋檐旋落而下，她放慢了脚步，停下来细细地回望已是荒疏的院落，杂草从砖缝挤出来，院墙斑驳地露着青苔，全然没了记忆中的景象。

终于，她的目光停在院角那株粗壮的桃树下，这还是和他一起种下的桃树。

桃树在风雨中抖动着身体，她凝视着摇曳的桃枝，枝头的簇簇桃花疏落了许多，也瘦小了许多，花瓣上依稀看得见雨珠，冷雨凋零了桃花的容颜。

望着满树的凄凉，她的心竟有些疼了。

树下已是满地的落蕊，脚下的水洼漂浮着零星的花瓣，几片花瓣承受不起风的侵袭旋转着身体飘落下来，她伸出手臂，托几片花瓣在手中。

花瓣已褪去身上的红粉，而今犹如白色的绸缎，一片，又一片，透着淡淡的孤寂，丝毫看不出它曾经美丽的容颜。昨夜的风雨摧残了它的芳菲，驱散了它满树的芬芳，这纤柔的身体怎容这般的蹂躏。这一夜清冷，它经受了怎样的激烈，由灼红变成了散落的白衣裳，它经历了怎样短暂的绚烂，又承受了怎样孤立的伤感。

谁能知晓春雨也这般无情。

衔一片花瓣入口，依然是那么苦涩。

一阵风起，雨水拍打着桃枝，又是一片落花，她眯了眼，恍然一个影子在靠近，她的心迷蒙起来，依稀听到了遥远的声音……

“这么小的桃树苗能活吗？”她仰着脸迎着他那明亮的眸子。

“当然能活，明年就会花满枝头。”

“那就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桃子了。”

他爽朗地笑了，笑她的清纯与无忌。

“可是你要走了。”她的语调沉下来。

“我走了就让它陪着你。”他掬着土，“就像我和你在一起。”

“你一定要走吗？”

“是的，一定。”他起身。

“我不让你走，我舍不得你。”她灼灼的目光迎着他，掩饰不住对他的依恋。

他低了头，手柔柔地落在她的肩上。

“我不能永远陪在你身边，你将来会有自己的生活，会有一个像我一样爱你的人爱你。”

“我不要，我只爱你，你才是我的唯一。”她的眼底闪烁出少女般的痴迷。

“傻丫头，正是为了给你更多的爱我才要走，我要走出贫穷，我要带给你一生的富足，让你像桃花一样明艳，像公主一样享受快乐。”

他轻轻地刮了一下她的鼻子，她的脸涨红了……

几滴雨落在脸颊，风吹乱了她的发丝，她从幻觉中苏醒过来，凝视着手心的花瓣，她长长地叹出声来。

只是……只是他的黄金梦碎了，同时击碎了她对他的痴缠，换来的是一块冰冷的墓碑。

他谜一样永远离开了她，她的至亲至爱。如今她也要走了，去追寻他走过的足迹。

她挪动脚步，低头避开低垂的桃枝，绕过一片水洼，回眸却见水中印出她那面若桃花般的容颜，那眉宇间分明锁着哀伤，秋水朦胧的眼里分明有泪，指尖拂过脸庞，水中折出耀眼的光，那是无名指上的钻戒在熠熠生光，她急忙遮住手指，这枚硕大的钻戒牢牢地套住了她未知的命运，也承载起她深藏的心路。

几片花瓣游浮在水中，她那桃花般的容颜被一点点支解开来，她慌忙闭上了眼。

远处飘来哀婉的低吟：“桃花脸薄难藏泪，柳叶眉长易觉愁。密迹未成当面对，几回抬眼又低头。”这声音重重地穿透她的耳膜直击心房。

她提起皮箱毅然跨出院子。

雨冰凉地打在她的脸上，一滴清泪滑过了她的脸颊，她狠狠地将它拭去……



第一章 邂逅

任罡稳稳地将奔驰停在奶奶沈心璧的跟前，下车静静地替沈心璧开了车门。

沈心璧含笑与客人道别。

“沈阿婆，看您老身体这么硬朗，多出来走走，和老朋友聚聚。”

“可不是嘛，我们这些晚辈还需要前辈多多点拨。”

“哈哈——”沈心璧清亮的笑声在夜间传得很远，灰白的头发在微风中飘动，“不行了，年初摔了跤，老了，骨头也脆了，身体是一年不比一年了，还是你们后生可畏，以后的地产业还要靠你们这些中坚力量顶着。”

沈心璧晃晃手中的拐杖，指了指任罡：“我这罡儿就是腼腆，历练太少，还需要你们多多扶持。”

“沈阿婆见外了，任家的产业大，特别是这几年投资地产，更是蒸蒸日上，咱们子雄董事长不用说了，任罡更是咱们地产业的一颗新星，将门虎子。”回应的大概是个行伍出身，嗓门儿大得很。

“后浪推前浪，咱们再不跟着跑，可真赶不上了。”说话的是位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

“有你沈阿婆在，任罡错不了……”

沈心璧笑着望望任罡。

在他们眼里，沈心璧是一个浑身充满神秘又脾气古怪的老太太，她没有背景，没有家世，却有着耀眼的产业，很少有人知道她这几十年的历程，她的经历犹如掩着的面纱始终隐匿着。

沈心璧摇头：“我帮不了他，还要靠他自己。”

“奶奶。”或许是任罡担心沈心璧刚伤愈的腿不能太久地站立，恭敬地挽住沈心璧提醒。

“太晚了，大家都回吧，下个月我做东再聚。”沈心璧挥挥手上了车。

奔驰缓缓地驶入和平大道。

四月的晚风轻柔而舒缓，微风中飘浮着几丝海水的咸涩，使得空气弥散着淡淡的清凉，两旁的路灯如修长的舞者婀娜地低垂着头，微风中棕榈树晃动着扇子似的翅膀窃窃低语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后退着由清晰变得模糊……

任罡把车开得很稳，透过后车镜见沈心璧微闭着眼，头仰在靠背上，发丝在微风中吹动，他体贴地慢慢升起挡风玻璃。

沈心璧没有动：“透透气也好。”

任罡停止了动作。

“前面就是绿茵小区了吧？”

“是的，奶奶。”任罡望了望左侧灯火阑珊的住宅区放慢了车速。

这是沈心璧授意任子雄配合市政府于两年前开发的五百套经济用房，也正因为这些经济用房使得任子雄在通海市政府以及商界赢得了好评，虽然获利甚微，却让任子雄的名字进入到政协的名单，这不得不让任子雄佩服母亲的深谋远虑。

“奶奶——”任罡欲言又止。

“嗯。”沈心璧哼了声，睁了眼，目光偏向窗外，“想说什么？吞吞吐吐的。”

任罡咽了口唾液，嗫嚅：“奶奶真想把临海那块地让出来？”

沈心璧的柳叶眉动了动，用力按住右肋下方，显然不是任罡的话触动了她，是她感到右肋在痛，她向远处眺望着。

“这不是让！‘盛达’的段培文觊觎这块地已经好几个月了，近期他活动频繁，听说还动用了政府官员，我们和他拼并不是拼不过，但是会得罪上上下下很多人，今天，我只是把风放出去，看段培文什么反应，如果知趣，段培文自然不会和我们争，若真和咱们争起来，咱们心里也好有个准备，这个段培文越来越让人难以琢磨了。”

沈心璧收回目光，轻吁一声继续：“这商场如战场，不过也得讲究方法，正面较量势必给双方带来伤亡，这就像是一块钢，如果用力过猛就会折断，现在这样做，也是商战的一种策略，你还是太年轻。”

任罡并没完全理解沈心璧话里的深意，不禁从后视镜瞄了眼沈心璧。

“反正不能让段培文占到便宜，我爸为这块地已经有所投入，如果段培文插进来，我们前期的投入岂不是打了水漂。”

沈心璧像是陷入沉思，并没接任罡的话。

任罡不敢再多言，他了解奶奶的脾气，生怕哪句不知深浅的话惹恼了她。

片刻。

沈心璧松开按在腹部的手，淡然道：“都是在世面上混的，段培文应该知道深浅。”

“我爸知道吗？”

“你爸那儿我去说，”沈心璧说着转了话题，“你爸去香港几天了？”

“五天了，后天回。”

“你爸这几年为了‘恒基’太操劳了，罡儿，你也不小了，要多替你爸分担一些。”

任罡眉间不易察觉地动了一下。

沈心璧接着说：“最近你和易梅关系好像不是很融洽。”

任罡的方向盘明显地急转了半圈。

沈心璧感觉到车身晃动，欠了身，向窗外张望：“怎么了？”

“路上有一个矿泉水瓶。”任罡掩饰了一下，恢复了原来的车速。

沈心璧望了一眼任罡，又仰靠在车后背上。

“我知道，你一直为你爸爸娶易梅心存芥蒂，不过四五年都过去了，布丁也都上幼稚园了，你是大哥，应该做个表率，你妹妹珊瑚很在意你对易梅的态度，虽然易梅比你只大七八岁，但她毕竟是你的长辈，必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

任罡没敢看后视镜沈心璧的表情，只是最后一句话让他有些心虚，“必要的尊重……”奶奶什么意思？他大脑飞速地过滤着与易梅接触的细节，胸中多了几分沉重。

汽车慢慢驶出和平大道，拐进一条较窄的道路，前面的路灯忽明忽暗起来。

沈心璧身体颠簸起来，她坐直身体向窗外张望：“罡儿，咱们是不是走错道儿了？”

任罡回过神来，一脚踏了刹车，探头辨别，的确提前一个路口拐道了，他带了几丝心虚，慌忙转动方向盘调头。

“向前开吧，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再拐。”

任罡没吱声，专注地握住方向盘。

路面很差，这是一条夹在都市村庄中间的道路，几年前市政府就想拆除，因农民提出补偿的条件太苛刻，因此就搁置下来。

这个叫“霞口”都市村庄的农民，确切地说他们已经不该称之为农民了，过去赖以生存的耕地早已被一点点瓜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平地崛起的高楼，没有了耕地，他们便将住房一层层加高，租赁给外来讨生活的务工人员，所以说这个“村庄”居住着形形色色全国各地外来打工的人，因此也成为治安防范隐患的重点。

前面没有了路灯，车身在颠簸，任罡小心地握着方向盘。

路面越来越差，前面的汽车扬起尘雾，任罡放慢了速度，与前面的汽车拉开些距离，透过飞扬的尘土前行。

尘雾渐淡，突然，车前几米远的黑暗处，疾速窜出一个披头散发的二十多岁年轻

女子，紧接着跟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任罡惊出一身冷汗，急忙踩住刹车，轮胎与地面擦出刺耳的“滋滋”声。

沈心璧也是一惊，额头险些碰到前座靠背。

就见那个男人一把揪住了年轻女子的长发，狠狠拽住，两人撕扯着，男人一记耳光重重地掴在她的脸上，鲜血迅速从她的鼻孔里流出，殷红的血滴在女子素白的睡衣上，她身体趔趄着，眼睛充满恐惧，头却倔强地昂着，一种极难形容的表情呈现在脸上，她怒视着那个男人那双恶毒的眼睛，用力挣脱着，猛然她咬住了那个男人的手臂，那个男人大叫起来。

任罡和沈心璧来不及反应，惊骇地瞪大了双眼。

女子的反击显然激怒了男人，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她失去了平衡，身体倾斜着欲向地上倒去，男人一把又拎回了她晃动的身体，运足了力量朝她的胸前打去，她的身体完全失去了平衡，男人像是不解气，紧跟着对着她的腿狠狠地端下去。

“让你跑，我踹断你的腿……”

“罡儿，你还等什么？去看看。”沈心璧叫起来。

任罡一下子清醒过来，开了车门，大喊：“住手！”

随着任罡这两个字的吐出，他看见那年轻的女子，身体落叶般无力地倒下，头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那个男人被任罡的声音震住了，抬头见任罡正疾步向他冲过来，他迅速低头瞅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女子，看见女子的头下一片血迹，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两下，目光里多了几丝惧怕，他欲上前，却看见那个高大的男人已经朝他急奔过来。

“你别走，站住。”任罡严厉的声音变了调。

那个男人捂着咬伤的手臂后退着，眼睛却一直盯着地上的女子，略有迟疑，骤然他转身疯也似的逃入夜幕之中。

沈心璧也拄着拐杖下了车，一拐一拐地走了几步又停下，拐杖敲打得地面“笃笃”响，眼里已然升起一团怒气。

“小姐，小姐。”任罡拍着女子的臂膀，鲜血顺着她的额头淌下来。

“奶奶，她昏过去了。”任罡求救似的看着沈心璧。

沈心璧来了脾气，对着束手无策的任罡：“你磨蹭什么，就没点自己的主意，快送医院。”

清晨。

清脆的鸟鸣唤醒了薄雾笼罩的翠街三号。

飞鸟欢快地扯开喉咙鸣叫着，拍打着翅膀跳跃在树桠之间，梳理着羽毛，嫩绿的

叶片晃动着，摇掉一身的露珠，露珠悄然地垂直落下……

任子雄醒了，聆听着鸟儿的“私语”，他没有惊动床上仍在熟睡的易梅，披了休闲衣下了楼。

楼下很静，只有偶尔从厨房传来林婶煎鸡蛋的声音。

像是听到了声音，林婶从厨房侧出半个身子：“任叔，早。”

任子雄点点头算是应答，步履轻缓地踱出了大厅。

刚刚探出的阳光斜照在院落中，空气清爽而新鲜，一阵轻风袭来，挟着几分海水的潮湿。任子雄迎着太阳，眯着眼深吸了几口气，让肺部每个角落灌满氧气，身体顿时轻松了许多，他舒展开手臂，放松一下筋骨，随后，双臂前举，摆出太极的“起势”动作。

一个“野马分鬃”，接着是“白鹤亮翅”……不恭敬地说，任子雄的太极拳只能称得上是比划，但他做得很认真，就像他做所有的事情一样，虽然刻板了几分，却是一丝不苟，倒像他的为人。

任子雄身体渐渐有些发热，额头沁出微微的细汗，他收了招式，静静地让呼吸归于平缓。随后，他踏着鹅卵石铺成的小径绕着小花园开始慢跑。

三十分钟后，任子雄的衣襟已经印出一片汗渍。

“老爸，吃早饭了。”一个像是日本漫画中西瓜太郎的孩子向任子雄一蹦三跳地跑过来。

任子雄止了步子，脸上立刻堆积出满面的微笑，张开双臂：“来，让爸爸亲一个。”

怀里的孩子晃动着头：“不嘛，老爸的胡子扎人。”

“老爸就是要扎你。”

“咯咯——”孩子脆脆的笑声惊飞了鸟儿，叶片婆娑地沙沙作响，整个园子跟着晃动起来。

“布丁，别闹了，一会儿上幼稚园要迟到了。”站在楼下台阶上的易梅瞅着赖在任子雄怀里的布丁喊。

任子雄从洗漱间出来，孩子们已经聚在饭桌前，见沈心璧的椅子空着就问：“你奶奶不下来了？”

任罡在面包片上抹着果酱：“刚才我上楼问过奶奶，奶奶说不下来了，林婶已经给奶奶把早餐送到楼上了。”

任子雄没再吱声，落座端起牛奶喝了一口。

“妈咪，你今天送我上幼稚园吧。”

“为什么？”挨着布丁坐的易梅低头问。

“我们班的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送，咱家总是谷叔送，好没面子。”

易梅轻笑一声：“你这孩子，才四岁就要面子了。子雄，听到没有，你儿子抗议了，妈妈今天正好有事，让哥哥送你吧。”易梅的目光投向任罡。

任罡正低头取筷子，没去接触易梅的目光。

布丁立刻抗议：“我不要，小朋友都说大哥像我爸爸。”

“嗯——”任子雄哼了一声，脸色下沉，“胡说。”

布丁吐了吐舌头，耸耸肩缩回到椅子深处，用力咬口面包，斜眼看着任子雄。

任罡脸庞微微泛红，无声笑笑。

易梅抚着布丁的头，瞅了一眼任子雄：“三四岁的孩子懂什么大小，孩子的话也当真。”这话明显是说给任子雄的。

一旁的珊瑚搭话：“哈，布丁，还是老姐送你吧，我不怕你们小朋友瞎说。”说着摸索着取桌上的果酱，却碰倒了杯中的牛奶，她慌忙缩了手，手掌无着落地悬在空中，没有焦距的目光里有些狼狈。

林婶忙取了抹布抹干牛奶，体贴地在面包片上抹好果酱，递到珊瑚手中，任罡起身重新换了一杯牛奶送到珊瑚手中。

“我真没用。”珊瑚撅了撅小嘴，隐见左颊的酒窝闪出些无奈。

任罡安慰地拍拍珊瑚的肩。

两个月前，珊瑚的眼睛突然不明原因地患上了角膜炎，而且视力越来越差，现在只有一点残存的模糊视力。

任子雄眼里闪过一丝忧虑，胸中涌出些自责。

一直以来，在他眼里，这个清丽得像露珠一般的女儿是三个孩子中最乖巧、最懂事、最有思想的一个，也是他最疼爱的一個。可是珊瑚更愿意封锁心绪，这个从呱呱落地就失去母亲的孩子，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永远给人一种恬静和与世无争的微笑，而这种看似无忧的笑容却让他隐约感到某种不安。

“最近的针灸治疗有效果吗？”任子雄语气轻缓。

珊瑚眼前一片模糊，但她仍努力将目光投向任子雄，回敬了一个爽朗的微笑：“挺好的，天博很尽职，他很有信心让我恢复视力。”

说到天博，珊瑚的眼里像是升起一层雾。

任子雄无语，眼眸里投出慈爱的目光，只是珊瑚看不见。

易梅抬头瞥见任子雄的目光，心里波动了一下，低头催促布丁：“快吃，再磨蹭真要迟到了。”

“那你们到底谁送我上学呢？”布丁抹着嘴巴追问。

“谁送？让谷叔送。”任子雄扔出一句。

任子雄话音未落，布丁的嘴已经撅得老高。

易梅瞅了一眼任子雄，打着圆场：“好，妈妈送。”

此刻，任子雄离了座，任罡也跟着站起来。

“爸，刚才上楼奶奶说让你晚点到公司，说有事。”

“什么事？”任子雄疑惑地盯了一眼任罡。

任罡如实地说：“好像是临海那块地的事。”

任子雄没再追问，欲上楼，忽然想起什么：“听你奶奶说，前天你救了一个女孩，现在怎么样了？”

正在帮布丁整理书包的易梅飞快地看了一眼任罡。

任罡感觉到易梅目光里的探询，没去深究，只是淡淡地说：“在医院还没醒过来，我让黎江帮着照顾了。”

任罡说的黎江是高中的同学，任子雄曾一度认为他会和任罡发生些故事，可是两人上大学后反而疏远了许多，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难琢磨，自从他娶了易梅后，和儿子似乎蒙上了一层难以说清的隔阂，表面上儿子对易梅倒也尊重，可任子雄感觉到了他们父子之间无形中疏远了许多，过去那种亲密不知何时消失了。

“嘟——嘟——”任罡的手机在响。

任罡按了接听：“黎江。”

易梅侧了身子。

“情况怎么样？醒了？什么叫片刻的清醒？那好吧，我把公司的事处理一下就过去……”

任罡按下手机抬头，正好与易梅对视……

第二章 失忆

在病房。

任罡长时间地凝视病榻上昏迷的女子。

吊瓶里的液体在一滴滴注入她的身体。

她侧着身体，蜷曲着像只小猫，洁白的绷带缠绕在她的额头，几绺发丝散乱地遮住脸颊，脸庞细腻而白皙，眉毛清淡地弯出流畅的弧形，紧闭的双眸被一排浓浓的长睫毛覆盖，小巧的鼻子微微上翘，鼻梁挺拔，唇线分明的双唇因缺血透着苍白。

从没有这样毫不掩饰端详一个女子，更何况是一个和他没有任何关联的女子，这让任罡胸中有种莫名的感觉。

一根跳跃的神经启动了任罡的大脑，眼前的女子似曾相识……

渐渐地任罡发现女子的面部有了表情，眉间缓缓锁紧，眉峰抖动起来，身体随着抖动而缩在一起，一只手伸出罩单捂住缠满绷带的头颅，已经不均匀的呼吸中夹杂着短促的喘息，嘴里紧张地发出不连贯的句子：

“别……别再打我……妈妈……妈妈……救我……我是亚笛……”

女子呼吸更加急促，胸间剧烈地起伏着，只是双目仍然紧闭着，如雨的汗珠从煞白的额头滚下。

“我错了……妈妈……别抛弃我……别……别……”

任罡回过神来，一时有些慌乱，无措地冲着病房外喊：“大夫——大夫，黎江。”

任罡的声音惊动了昏迷中的女子，他看见那女子骤然睁开双眼，像是承接不住强烈的光线，立刻又眯成一条细缝，缓缓地、静静地、轻轻地再次睁开。

任罡看到，这是一双美丽的丹凤眼，只是这双眼眸盛满惊诧、恐慌，看不到一丝眼波的流动，只是一味地瞪着任罡。

任罡心中一惊，这双丹凤眼很像……

女子的目光里有了些生机，眨眨发涩的眼皮认真地环视了一遍房间，然后将目光聚在任罡脸上，警惕地盯着任罡。

“我在哪儿？怎么会躺在这儿？”

“你……”任罡尴尬地清咳一下，“这是医院，你受伤了。”

“医院？我怎么了？你是谁？”女子惊疑地问道。

“我……我是遇到你受伤、把你送到医院的人。”任罡选择着合适的字眼。

女子“腾”地一声坐起来，眼睛睁得很大，嘴唇蠕动几下却没发出声，纤长的手指顶住太阳穴，让指尖狠狠嵌入皮肤，像是要伸进她的大脑，她在努力寻找什么。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任罡询问地盯着女子。

女子恍惚地抬头瞅着任罡，眉间急剧地抖动着，瞳孔不断地收缩着，慢慢散射出迷茫、惊惶，猛然她失措般地用力晃动脑袋，手指握成了拳头敲打额头。

“你的额头上有伤，手上还扎着液体，不能乱动。”任罡提醒着，欲上前制止她的拳头，身体却钉在那里动弹不得。

女子用乞求的目光看着任罡，想从他的眼睛里读懂什么。

任罡在他的目光的直视下被动地低下头。

房间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半晌，女子抬起头，眼眶隐约有泪光。

泪光中，任罡真切地看到她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恐惧，那是一种他从未接触过的惶恐与可怕的表情。

“我是谁？叫什么？”这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天际导入任罡耳膜。

“天啊……”任罡的喉结艰难地呜咽一声，这几个字足以让他惊愕地瞪大眼睛，大脑的血液在冲撞，一堆狂乱的猜测挤进他大脑皮层，难道她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应该叫……亚笛。”

任罡吃力地从脑间缝隙中寻出这两个字，这是几分钟前她在梦呓时提到的名字。

“亚笛？亚笛？”她喃喃地重复，呆呆地没有任何表情，她挣扎着欲起，眉间却皱成一团，眉毛挑动地战栗起来，打着石膏的左脚踝让她再一次倒在床上，泪在她眼眶里打转。

任罡的心沉重起来。

身着白大褂的黎江和护士走进病房，任罡没有察觉。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空白——”

女子尖厉的声音划破空气中的沉闷：“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忘记了所有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她双臂无助地伸开，指尖却微微抖动着，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任昱骇然地愣在那里。

一个细柔的声音在任昱背后响起：“别紧张，这种失忆是暂时的，你现在不能情绪太激动。”

黎江上前握着女子的手指，轻柔地拢拢她额头散乱的头发。

女子一下子抓住黎江的衣袖：“你说什么，失忆？我没有记忆了，这是为什么？”

“你脑部受到挫伤，可能造成暂时性失忆。”黎江语调依然轻柔。

“暂时？几天？几个月？还是一年？我脑袋为什么会受伤？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家人在哪儿？他又是谁？和我什么关系？”女子指着任昱，声音仍然充斥着不信任，显然黎江的温柔并没有抑制她的情绪。

任昱锁了眉头，眼前的一切比他想象得糟糕，他感到茫然，求救似的望着黎江。

黎江轻皱了眉，细声细气地解释道：“你的后脑部受到了撞击，这种撞击导致了你的记忆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出现空白，随着治疗和脑部动脉血管自身的修补，你会在某一时刻恢复记忆，至于几天还是几个月，这要看你恢复的程度，其他的问题让任昱以后告诉你，你现在刚刚苏醒，需要休息和安静。”

“我不可能安静，我现在清醒得很，你还没有告诉我我是谁？为什么会受伤？”女子没有丝毫想要安静下来，声音里充满太多的急切和不安。

“可你必须休息，作为医生我要为你负责，小张，在液体里加一支安定，她需要睡觉。”黎江的语气带出几分严肃。

女子瞅见护士往吊瓶里注入药液，高声地喊起来：“不！别让我睡觉，我怕再也醒不过来。”

她试图阻止护士的动作，身体挣扎了几下又徒劳地倒到床上。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为什么受伤，我有权利知道。”女子对着任昱，眼里蓄满了质疑。

“你已经清醒了，不会醒不过来，我保证，听话。”黎江安慰着，扭头对着任昱说，“她情绪很不稳定，多陪陪她。”

“我不要他陪，我不认识他，是不是他害我受伤？告诉我。”

任昱一个哆嗦，他看到了女子眼里的敌意。

“你错了，你受伤后，是他把你送到医院救治的，还帮你垫付了医药费，是他救了你，你……”

任昱用目光制止了黎江，他不想再搅起这个似曾相识的女子的疑虑。

女子打量着任昱，泪流出眼角：“这是怎么回事？我想知道发生的一切。”

黎江同情地低下头，同任昱对视了一下，随后和护士出了病房。

房间瞬间安静下来，窗外吹入几缕轻风，空气清爽了许多。

或许是药物的作用，病榻上的女子确实安静下来，只是那双楚楚动人的丹凤眼挂着泪珠，渐渐地困倦袭上来，她迷离地望着任罡。

“以后叫你亚笛好吗？”任罡尽量让声音平缓。

女子点头。

“你刚才有些急躁。”

女子又点点头。

“你的事情我知道得并不多，但我会帮助你。”

女子再次点点头，渐渐她阖上双眸。

“为什么会是这样？”

任罡顾不得敲门，一头冲进了黎江的办公室，情绪略显激动。

“哪样？”黎江翻开一份病历，在上面快速写了几行字。

“她的记忆怎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情况不是我所始料的，早晨患者曾短暂苏醒，但神志并不清晰，目光也很迷离，一直说头痛，这是正常的反应，并没有观察到其他异常，很快她又睡过去了，以后发生的事你全看见了。”

“我问的不是这个，为什么她没有了记忆？”

黎江抬头望了一眼任罡，起身为他倒了杯水，推到桌前，示意他坐下。

“刚才我在病房的解释不清楚吗？”

任罡欲言，黎江抬手制止继续说：“患者脑部出现挫伤，中枢神经受损，从而使大脑神经中枢的记忆功能失去作用，这种现象临床上称为‘短暂性全面遗忘症’，医学上一般认为是大脑某些动脉缺血累及有关组织所致。虽然患者出现短暂性记忆障碍，但自知力、谈话、书写及计算能力仍会保持良好。但是失忆的现象会持续多长时间我无力判断，可能在很短时间恢复记忆，也许……”

黎江停顿一下：“也许数年。”

任罡惊叫道：“数年？没有药物促使她恢复吗？”

黎江摇头：“患者是头部受伤，头部受伤的原因是被打呀？这个你应该知道的，或许她的这种遗忘纯粹是由于心理因素所致，药物只是辅助性治疗，也有报道说，通过催眠、暗示等心理治疗之后，遗忘症状可以消失，但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任罡听得脊背沁出冷汗，他下意识地松了松领带。

黎江注意到任罡的动作：“你好像很关心她。”

任罡看见黎江询问的眼神，无辜地苦笑一下。